

## 沒有土地，沒有權利，也沒有道德

◎ 晏英

沒有土地，也沒有權利的社會生活是甚麼樣子？

與《紅樓夢》中甯榮兩府還要靠田莊的財產過活不同，《金瓶梅》裏男男女女，官商、差役、妻妾、婢女、媒婆、僧尼、幫閒、門客、雇工、帳房各色人等，沒有一個是靠土地的出產生活的。西門慶，先是繼承了生藥鋪後，後來又通過姻親謀取政府的職位，同時兼開綢緞莊、當舖，進行混業經營；武大以賣炊餅為生；王婆則開一茶肆；就是金蓮的老娘潘姥姥，似乎也靠經商為生，金蓮得嫁西門之後，她「招了……一個十二歲的女孩兒在家過活」，不知是在繼續買賣人口還是在賣些針織女紅？

但是這個社會被叫做「王法」的法律，與權利是無關的。它是官員為皇上看家護院的打狗棒。禁令高懸，只是以殺人和笞杖徒流的威脅，維護著最低限度的社會穩定。其實除了逼上梁山的亡命之徒，要挑戰社會的基本原則的人微乎其微。西門雖被形容為「打老婆的班頭，坑婦女的領袖」，實則並沒有毆打或逼迫死一個婦女，整部小說裏他嚴重「過界」的惡行，只有合謀毒殺武大這一次。而「王法」在這個案件以及與它相關的案件裏，我們只能讀出一條來：問題不在人有沒有犯罪行為，而在他/她是不是「專政對象」。

看似嚴厲殘酷的刑罰，在實際運作中被種種關係牽扯，輕罪重罰還是網開一面，專看官家具體事件具體對待，運用之妙存乎其心。在彈劾蔡京一案裏，作為朋黨之首的蔡京本人「姑留輔政」，王黼、楊戩經「三法司會問」的結果卻「律應處斬」，若干王、楊的「壞事家人」則枷號示眾充軍發配（相當於今天的死緩）。再過幾天，情況又有新變化，對楊戩的懲罰，因「昨日聖心回動，已沒事。但只手下之人，科道參語甚，已定問發幾個」。西門本來也屬於「鷹犬之徒，狐假虎威」的親黨，經過賄賂相府，得以脫罪。<sup>1</sup>皇上御筆欽點的處置，是律法無憑的代表作。

武松打死李衙役的一案，是反覆「任情賣法」的又一章。東平府尹陳文昭二審聽取武松口供後，認為清河縣一審判決朦朧取供、事實不清，卻放過簽署判決書的知縣、縣丞、主簿、典史，把判決書上最後附屬姓名的司吏，痛責二十杖。然而這個西門不敢公然行賄的「清官」陳府尹，最後仍接受上司的說情，輕輕放過武松殺人的起因，糊塗了結此案。武松由死刑改判死緩——脊杖發配孟州。<sup>2</sup>晾出事情的前後因果，陳清官的「怒火」就顯得十分滑稽了：起先似乎為了真相大白而杖責無辜小吏，最終自己還是如同清河知縣一樣保官第一。官府對武大的死持之以恆、有法不依；在判決武二這件事情上，倒威風凜凜毫不含糊。

無地產可以賴以謀生也無權利可以固守的市民們，為更好生存而鬥爭的手段，唯有吸附在皇權一官僚的「龍脈」上，誰攀附得越高，誰才能享受更好的生活。可憐鄆哥買賣「時新果品」的生意，非西門這樣主顧的照顧，贍養老爹、維持生計就困難。而西門若不是多方攀附

蔡京蔡太師，恐怕很有可能像綢緞莊的老二應伯爵那樣，折了本錢跌落下來，成為俯仰隨人的幫閒吧。小說放過了西門在太師面前的阿諛相，著墨多在清河當地：西門收集金銀珠翠進貢太師，西門攢造太師生日禮物，西門進獻小妾給太師大管家，西門照顧蔡太師新義子、新狀元、巡鹽新禦史，西門無微不至地逢迎蔡太師府上下人等，一如金蓮在西門面前的屈身忍辱。

社會「造端乎夫婦」，從男女關係裏，也可以觀察到整個社會關係的情狀。和諧是可能的，武大死後，西門娶玉樓之前，西門與金蓮的關係就進入了高度和諧的巔峰狀態。請看：

西門慶與婦人重斟美酒，交杯疊股而飲。西門慶飲酒中間，看見婦人壁上掛著一面琵琶，便道：「久聞你善彈，今日好歹彈個曲兒我下酒。」婦人笑道：「奴自幼粗學一兩句，不十分好，你卻休要笑恥。」西門慶一面取下琵琶來，摟婦人在懷，看著他放在膝兒上，輕舒玉筍，款弄冰弦，慢慢彈著，低聲唱道：……西門慶聽了，歡喜的沒入腳處，一手摟過婦人粉頸來，就親了個嘴，稱誇道：「誰知姐姐有這段兒聰明！就是小人在構欄三街兩巷相交唱的，也沒你這手好彈唱！」婦人笑道：「蒙官人抬舉，奴今日與你百依百順，是必過後休忘了奴家。」西門慶一面捧著他香腮，說道：「我怎肯忘了姐姐！」兩個滯雨尤雲，調笑玩耍。<sup>3</sup>

廝抬廝敬、互相平等的男女關係，符合人性的「自然正義」，可惜不能止於至善。此後，「窮事壅冗」的西門忙著騙娶玉樓、嫁大姐，一個半月再不見人。如果是《欲望都市》裏的現代女性就知道對方無意婚姻不可強求，記得他也可，像記得旅途中的一處風景，忘記他也可，像忘了曾經磕破的一處傷口，依舊得生猛地過下去。但是金蓮從開始就是人調弄養育的金魚，不傍上西門，就不能避免生活的赤貧，不能避免鄰里的訕笑，不能避免浮浪子弟的調戲。而西門娶金蓮多少是被迫的，只能繼續遮掩金蓮，才好保護自己，他心裏有悔意和不情願，所以匆忙抬舉丫頭雪娥，把金蓮只做了第五房姨太太看顧。

西門待姨太太金蓮無非「倡優蓄之」，因其容貌可觀且「快把小意兒貼戀」而已矣，所以娶了容貌更美性情和順能生養的李瓶兒，就把金蓮「打入贅字號聽提」去了；而金蓮即使用「白紗衫兒，銀紅比甲」換下了「毛青布大袖衫」，卻始終不甘心、意難平，爭強不服弱地要掙扎出一個「妻者齊也」的地位。纏鬥幾年，她的手段不過是降服和整死幾個同儕，直到死，她自己仍然只是輾轉人手、「百年苦樂由他人」的「貨」。李瓶兒死後，金蓮似乎明白了事理，徹底擺脫了小市民的幻想，露出配得上西門的、兇猛強悍的動物本像。看她百般奉承西門，如同自己不是人，「百般掇弄」將死的西門，如同對方不是人——復仇是道涼菜，只要耐心機會總會來的——這是怎樣的人間！

公權力聚攏民間的財富，通過「皇帝—官僚」為主脈的私人關係向下分潤。人，在這樣的社會裏，是串在主子鎖鏈上的哈巴兒；除了皇上，沒有一個不被糟踐，不被羞辱的；區別無非在於，高級哈巴兒下面，又拴養著另一群哈巴兒，還有同類能給他的奴才生涯，帶來些許主子的快慰。羞辱和怨憤層層淤積，趨炎附勢、見風使舵、落井下石是每個人在這裏謀生的本領，放棄道德不徹底的，武松和宋惠蓮就是樣板。

春梅小小年紀就看透了女人的尊卑與德能勤績擦不上一點點邊，唯獨憑藉老公和兒子檔中央的性器，女人才能升格到母夫人的快活林。所以在西門家做丫頭時候，她就能斬釘截鐵的說，何以見得珠冠就輪不到我頭上，各人裙帶上的衣飯，哪裡就保得定！<sup>4</sup>金蓮與春梅這對情投意合的主僕，一個是路死溝埋，一個宣淫而死卻無礙葬儀風光，運氣固然起了很大的作

用，春梅能早早「改造」好主觀認識，也不無關係吧？男人的世界裏也一樣，無非拴住功名利祿的「裙帶」，長長短短式樣更多些而已。道德，那是用來騙人、拿人短的；財富，那是巧取豪奪、來去無根的；主子，那是恩威難測、喜怒無常的。所以，即使是豐衣足食的奴才，仍然像西門、龐春梅大姐那樣急忙消費，快活一時是一時，過到那裏算那裏！

本來資質聰敏外形俊朗的一干男女，就這樣墜落進口腹聲色的欲界，成了失去靈魂的兩腳走獸。孟玉樓可能在這樣的世界，得到了一個相敬相愛、生死不棄的夫君，但卻不能在這裏繼續美滿幸福的生活。所以，小說的作者，打發她隨夫回原籍河北真定棗強去了——回到了耕讀傳家、如夢似幻的田園生活裏，過有恆產也有恆心的日子。

那個男耕女織的生活樣式，我們都回不去了。可今天，我們在多大程度上重複著《金瓶梅》所勾畫的世界：一個沒有土地也沒有權利可以憑恃的市民社會，沒有公義也沒有道德。所以愛情最終會湮滅在物欲裏，而人是那麼孤單和絕望……

#### 註釋

- 1 蘭陵笑笑生：《金瓶梅》（濟南：齊魯書社，1991），頁260—261，270。
- 2 蘭陵笑笑生：《金瓶梅》，頁157—160。
- 3 蘭陵笑笑生：《金瓶梅》，頁106。
- 4 蘭陵笑笑生：《金瓶梅》，頁444。